

The Dilemma and Innovation of Network Talk Sh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ama Theory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in *Only Three Days Visible* as an Example

Zhang Jing Wang Tiantian Wang Nan

Abstract: As a new carrier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online talk shows have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cohesion and inspiration. How to launch network talk shows with excellent content and correct orientation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era of all media. This article takes the online talk show *Only Three Days Visible* as an example, starting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nteractive scenes, program core, program positioning, and conversation mode, and applies the concepts of stage setting, front desk, back office area, impression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drama class in Goffman's drama theory to analyze the program content. It studi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online talk shows and how to innovate and break through them,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humanistic value and core concepts of the progr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ist society; Harmonious society; Dramatic theory; Online conversation programs; *Only Three Days Visible*

作者简介：张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文化传播与传媒管理双博士后；王甜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课题项目：“高校‘大思政’传播路径与立德树人影响力提升研究”2022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改革项目；“中国文学教学提升当代大学生家国天下情怀”202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文章引用：张静，王甜甜，王楠. 拟剧理论视域下网络谈话类节目的困境与创新——以《仅三天可见》和谐社会建构为例[J]. 中国新闻评论, 2023, 4(4): 36–50.

<https://doi.org/10.35534/cnr.0404005>

拟剧理论视域下网络谈话类节目的困境与创新

——以《仅三天可见》和谐社会建构为例

张 静 王甜甜 王 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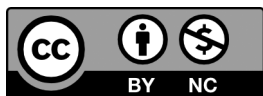
摘 要：网络谈话类节目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播载体具有凝心聚力、鼓舞人心的重要现实意义。如何推出内容过硬，导向正确的网络谈话类节目正成为全媒体时代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网络谈话类节目《仅三天可见》为例，从互动场景、节目核心、节目定位、谈话模式几个方面入手，应用戈夫曼拟剧理论中舞台设置、前台、后台区域、印象管理策略、剧班等概念对节目内容进行分析，研究目前网络谈话类节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创新突破，进一步展示和谐社会视阈下该节目的人文价值和核心理念。

关键词：社会；和谐和会；拟剧理论；网络谈话类节目；《仅三天可见》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从行业背景出发，近两年由于主客观等原因，各大制作方都开启了降本增效的节能模式。而网络谈话类节目由于其成本可控、制作难度较小、竞争优势大正在成为当下平台内容编排的新选择，从而市场上涌现出了一批形态各异的节目。本文采用纵贯式结构方式，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来安排。《仅三天可见》作为一档具有社交实验风格和人文气息的谈话类节目，在浮躁的娱乐市场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该节目在互动场景、节目核心、节目定位和谈话模式等方面具有自身独特形态和创新手段，通过对《仅三天可见》节目的研究，

据此期望今后网络谈话类节目发展应在内容上进行垂直化的深耕细作；注重节目“纪实”风格的打造，构建真实对话场域；走品牌化发展道路，兼顾社会和经济效益；更要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坚持多样化传播，展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新闻传媒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广泛深层次融合。同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催生出新闻传媒等相关行业，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稳定保障了新闻传媒得到长足的发展，衍生出多种传播形式与传播途径，并在互联网科技的影响下，更迅速便捷地传播经济要点、社会动态。

一、拟剧理论阐释

欧文·戈夫曼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提出了“拟剧理论”的概念^①，这本书主要研究了在交互过程中，人们是如何在他人心中塑造出一种形象的，或者说是通过何种技巧，使自己给人一种理想的印象。

（一）前台与后台：表演区域的界定

“前台”是指按照一定的形式进行表演，并根据观众的要求布置舞台部分，主要由布景、个人外表和举止等三个部分组成。布景包括舞台装置和其他道具，是指演员在舞台上进行演出时所必须使用的一种环境。个人外表是演员身份的象征，举止是一个具体的迹象，传递了一个人想要怎样表现。当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一个固定的角色的时候，他往往会发现，这个前台是事先设定好的，他必须按照设定来演出。“后台”则指的是观众看不到、无法接触到的地方，只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人才能看到里面的情况。后台和舞台是相对而言的，一旦有一位观众走进后台，概念就截然不同。

（二）剧班：表演人员的合集

剧班指按特定的情境定义而彼此密切合作的一组个体成员间通过相互依赖和相互熟悉的契约而彼此联结在一起，同伴是表演中要依赖的戏剧合作人。与非正式群体不同，但有的非正式群体、小集团、行动群体也可以成为剧班。

（三）印象管理：表演策略的形成

印象管理是指一个人怎样在别人心中创造出他想要的形象的一种战略。戈夫曼拟剧论的精髓在于印象管理。其印象管理战略包括理想化表演、误解表演、神秘化表演和补救表演。理想

① [加]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M]. 冯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6-60.

化表演指要想在别人心中建立一个理想的形象，就必须要注意对情境和地点的选择，要选择一个对角色表现有利的情境。

二、网络谈话类节目三大特征

随着大众对于文化需求的不断增加，文化逐渐与谈话类节目相融合，其所包含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经典元素为谈话类节目提升内容深度与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提供有力途径，推动谈话节目实现内容与形态的更新与变革，形成了一批新时期谈话类节目。在以“人”为主体的网络谈话类节目中，嘉宾或者主持人在公众面前展现人物形象及各种行为反应时，根据观众反馈再进一步管理和维护所构建出的自身形象，这一行为与拟剧理论刚好契合。

（一）节目类型丰富化

一种节目内容或形式的发展势必无法躲避大环境的左右。宏观上，谈话类节目兴衰的时间点，透露着传播媒介及社会环境的变迁。不难看出，谈话节目大多兴起于电视作为强势媒体的黄金时代，衰退于网络媒体尤其媒体的繁盛时期。但这种情况同时也会倒逼其自身做出改变，随着近年来，文化主题成为央视以及其他省、市、县各级电视台的关注热点和焦点，一大批特色鲜明的文化电视节目相继亮相荧屏。于是谈话类节目开始转变思路，积极与互联网相结合，并纳入许多新的元素，出现了一批丰富多样的节目形式^①。

1. 谈话 + 音乐：节目形态创新，丰富内容的张力和表现

声音不仅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修辞效果，更具备叙事功能，可以成为对文化空间叙事的有力补充^②。《寻声记》是一档由山东卫视、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全国党建融媒体户外音乐故事节目。该节目立足于山东这片热土，每期聚焦一座英雄城市，由主持人与众多青年艺人一同组成“寻声团”，以经典革命歌曲为文本指引，在“声音线索”的启发下深入挖掘每个声音背后的记忆。相比于严肃的演播室谈话，这种形式的谈话类节目整体风格更加文艺，有着独特的节目内涵与情怀。

例如在《寻声记》威海篇中，寻声团成员在威海南海新区北湾村找到了93岁的老党员蔡桂英奶奶，听老人讲述支前的故事，了解到蔡桂英奶奶13岁开始送情报、抬担架支援前线，如今93岁高龄仍在学习党史，成员将故事融入歌曲创作当中，将《七子之歌·威海卫》重新改编，创作了“号子+中国风+说唱”于一体的《吾乡》，令人耳目一新。《寻声记》以更为年轻化、情景化的方式向受众传递价值观，让文化基因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

① 隋维娟. 新时期文化赋能综艺节目的意义与策略 [N]. 中国文化报, 2022.

② 王蕾, 苏颖悦. 文化传播的空间叙事实践——以《寻声记》节目为例 [J]. 当代电视, 2022 (4): 60.

2. 谈话 + 朗诵：节目层次提升，延伸本身的内涵和品味

这种形式契合了传统谈话类节目深度挖掘的本质，能够在朗诵中剖析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江西电视台新一期的信函栏目《跨越时空的回信》，是以战火纷飞的时代，革命先烈写给家人、朋友和组织的信件作为切入点，邀请与他们有关的烈士后代或者与他们有关的人，参与到这一栏目中，通过他们的亲朋好友和他们的组织，讲述他们的家书，写出一份穿越时空的回信。这样观众就能被带入一定的情境之中，赋予内容以强感染力。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这类节目的内容更加深刻、角度更加全面、话语也更加专业，有着特定的受众群体。

比如第一期中人民英雄赵一曼临终前留给儿子的绝笔信令人动容，但更让人动容的是赵一曼孙女陈红的讲述，她表示由于赵一曼改了名字，很长时间以来赵一曼的儿子并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后代。得知真相后赵一曼的儿子悲痛欲绝，在手臂上用钢笔刻下赵一曼的名字。也就是说，它不只在宣扬爱国精神，而是将先烈的标签通过书信拆掉，使他们首先成为惦念家人，也被家人所惦念的普通人。英雄不再被标签所困，通过信中饱满的情感走进了大众。

3. 谈话 + 表演：节目题材拓展，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大型文化类谈话节目《海报里的英雄》聚焦抗日题材经典影片海报里的英雄人物，挖掘海报背后的电影故事和历史秘辛，重塑了一批更为灵动、契合时代主题的英雄人物形象，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和深厚的人文底蕴^①，通过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塑造访谈空间，访谈对象主要是经典故事原型的相关见证人、权威的点评专家。主持人带领经典故事的创作者穿梭在环形海报长廊，或是围坐在舞台中央回忆经典电影的内容与背景，由此揭开故事的帷幕。而由青年演员的表演重现历史情境，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连接。

比如，在其中一期节目“英雄气概”中，一名身穿军服的舞者，将士兵与百姓并肩站在一起，浴血厮杀的场面，用舞者的舞姿重现出来。随后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该节目的采访环节，将该节目要表达的更深层次意义展现出来。

这类“谈话+”节目还有很多种，可以看出，在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越发明显，通过与各个层面相结合，网络谈话类节目的类型越来越丰富多样，选题新颖大胆，内容也越来越垂直，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深耕细分，再结合嘉宾自身人生经验或感情经历深入其内心世界与真实生活，从而精准定位受众，形成自己的节目特色。

（二）主持人地位核心化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认为，剧班是指表演时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群人（两

① 罗清华. 主旋律节目话语表达创新的研究——以央视《海报里的英雄》为例[J]. 韶关学院学报, 2021(10): 78.

个及两个以上)。而当我们研究要求有若干表演者组成的一个剧班来呈现的常规程序时,可以发现,剧班的一个成员被推为主角、领衔或注意的中心。在传统谈话类节目中,这个主角理所当然的是被访者,而主持人的地位相比于被访者来说是相对弱化的,因为观众往往注意的是被访者吐露的内容。

而在谈话类节目与网络结合日益紧密的时代,主持人的地位日益重要,《百炼成钢·党史上的今天》是湖南电视台“百炼成钢”系列节目中的一部,将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以3~5分钟的时间讲述出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一般情况下,只需要一个新闻主播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湖南卫视不一样,它调动了湖南广电的所有签约主持人和演员,一起为他们讲述这段历史,学习这段历史。汪涵作为其中一期节目的主持人,讲述了“李大钊牺牲”“863计划肇始”“毛泽东任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毛泽东提出关于抗日政权‘三三制’主张”等党史事件。几期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获得网友一致好评,综艺主持大咖参与党史讲述,改变了党史节目严肃的面孔,让节目变得轻松活泼,吸纳了相当一部分青年观众,由此可见,主持人作为叙事主体,赋予了文本动态的发展态势和鲜活的生命力,从而让节目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三) 嘉宾选取多样化

戈夫曼认为,对于一个剧班来说,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满意的印象,这些剧组中的每个人都都要有一副不同的面孔,这就要求剧班负责人在进行成员挑选时,考虑剧班整体的印象为首要。

以往访谈节目的嘉宾选取主要集中在娱乐圈,尤其是明星艺人最受关注,但随着网络谈话类节目自身的发展,它逐渐打破了以往相对固定的访问对象圈层。在节目嘉宾的选取上不仅包括明星艺人,也包括与节目相关的传承人、亲历者,以及相关者等,例如谈话类节目《海报里的英雄》不仅请来许多高人气明星作为主持人和演员,还将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和烈士亲友作为谈话对象,生动地呈现出以往的影像画面和抗战事迹的同时,也体现其在嘉宾的选取上十分注重创新。

三、网络谈话类节目现存问题

与文化相结合、传播良性社会价值观,是谈话类节目发展的一个积极方向。网络谈话类节目现如今发展趋势正好,不断涌现出新的节目类型,它们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众多的节目之中,真正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兼具价值内核的并不多。作为一种能够体现人们生活环境以及精神层面的节目类型,谈话类节目不仅肩负着冲出重重现实困境的重担,还要思考如何才能创新自我,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空间固定引发审美疲劳

欧文·戈夫曼在其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表明，人会在不同的特定的环境与舞台中进行不同的表演。而表演主体的自我呈现是通过舞台装置、个人外表和举止活动展现的。其中，“舞台装置”是指由装饰物、舞台设施、演出用具等构成的一种人工设计的、以舞台为背景的物件，它在舞台上的各个位置上，都有可能被用来作为演出的场所或工具。而进行表演的人只有置身于适当的舞台装置中才能进行表演，所以“个人前台”也依据“舞台装置”而构建，在舞台为表演者描绘了充分清晰的场景道具后，表演者便拥有了与舞台相对应专属于自己的个人前台；也成了不会随着表演者在舞台上发生移动而发生变化的、一个客观存在的背景。

在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同质化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当一部作品通过文化的运用在市场上得到了肯定，在观众中得到了好评，或者是得到了很高的经济回报，那么它就会成为其他创作机构争相模仿的对象。制作时间较短，同类作品数量较多，作品内容的创新不足，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这对题材节目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传统谈话类节目通常将嘉宾置于一个特殊的环境即固定的演播室，在这里，主持人与受访者的界限分明，往往会带给观众视觉上的审美疲劳。在与互联网结合的转变过程中，一些网络谈话类虽然作出了积极的转变，但实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人物系列访谈节目《峥嵘岁月》，虽然在内容的制作上有所创新，邀请到了各位人物的后代，由他们来讲述人物背后的故事，显得真实可信，但是在场景以及采访地点的选择上过于保守，几期节目的风格较为单调，对于观众来说容易引发审美疲劳。

（二）传播渠道输出不足

戈夫曼指出，一切特定环境下的表演都是有动机的；人们会根据舞台的转换而希望在不同观众面前建立起不同的表演印象。表演者想让观众相信，他们所看到的这个角色与表演者本人有着相同的品性、能力与地位；以此达到自身不同的表演目的。而不同的传播渠道有着不同年龄、地域、文化程度的受众，应该选择适合节目本身的传播渠道，必要时打通多个平台连接，实现全媒体平台的传播。

例如谈话类节目《跨越时空的回信》第一季尝试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展开多维度传播，但效果不尽人意，在传播维度仍有诸多空间与可能。为了尝试打破这种传播瓶颈，节目第二季将把短视频平台作为“主战场”，以大屏和小屏之间的区别为基础，对第一季节目中的内容展开二度创作，之后将其上传到抖音、西瓜视频等短视频平台上，并进行传播，收获了不错的成效。因此，传播渠道的选择对于谈话类节目至关重要，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持续发力“三微一端”等新型平台，推动文化立体化、多元化“发声”，形成传播合力。

（三）内容真实度争议不断

根据戈夫曼的观点，印象管理策略大致可分为获得印象的策略和保护印象的管理策略。获得印象的策略是表演者会根据理想化的形象在不同观众面前进行表演，试图使观众初步相信本人与角色的重合；而保护印象的管理策略倾向于当表演者因为一时疏忽，暴露出促成的印象与泄露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时，产生的保护性机制。而在谈话类节目中，观众对嘉宾产生的印象并非由表演者独自完成；节目剧本、剪辑、配乐等节目的前期策划与后期处理都可以看作是“戏剧”的一部分，对观众产生的印象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针对这样由一个团队制作的节目，呈现出嘉宾的表演行为中“无意姿态”是较少的；而与之对应的嘉宾理想化的形象呈现与神秘化的距离保持都是贯穿嘉宾表演始终的。

这样一种机制常常会使一些网络谈话类节目因为“剧本”问题、剪辑问题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制作人事先确定了节目的运行节奏、背景风格、情境设置等部分，造成谈话人时常为了顺应公众舆论而放弃表达其真实想法，按“游戏规则”行事。但是这种冲突模式的设立并不明智，往往会极大地损害谈话节目的品质和形象^①。而部分节目就很好地处理了历史与真实的关系，央视谈话纪录片《密档》，在采访档案研究者和亲历者，或者从档案中的蛛丝马迹中找寻档案中的人物和故事时，构筑出了一个真实的纪实空间。里面呈现的材料，从党的主要会议决议、讲话，到主要的电文，再到信件、日记、报纸、录音、影像等，种类繁多，有48份是第一次公诸于世。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稿、《井冈山的斗争》手稿等。节目将这些珍稀且珍贵的独家资料呈现，既体现了资源的丰富，也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

（四）叙事模式固定不变

戈夫曼把在“表演某种剧情时进行合作的一些人”，称之为剧班。各个谈话类节目的人员构成及策划班底可以看作是一个剧班，剧班成员在表演时，所获得的戏剧支配优势程度不同；同样在给予其成员支配优势的程度上，一个剧班的常规程序也不同于另一个剧班的常规程序。对于谈话这种双向的行为，在剧班成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应该是主持人与被访者。

就目前来看，部分网络谈话类综艺虽然在形式上做出了改变，但是仍然以“谈话过程+影像资料”为叙事模式，对观众来说会有些单调。对于题材谈话节目来说，要想直接引用历史影像资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往往能够保存下来的比较少，更多的是口头传承或者书本记载中，那么这就需要引用者发挥提炼能力，认真考察可用材料^②。

①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13.

② 李可. 国内谈话类节目问题与对策研究 [J]. 新闻传播, 2010 (1): 59.

例如网络谈话类节目《峥嵘岁月》《1927·十日》等节目，大部分是在演播室的录制环境，或许采访的地点会进行灵活改变，但从本质上来说，其内核仍然是主持人与被访者的一问一答，只要得到一个问题答案便达到访谈目的，内容上与传统访谈一样，把更多的话语权交给嘉宾，让嘉宾有更多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①。

四、纪实类人物访谈节目《仅三天可见》的突破与创新

这是一部由腾讯新闻出品，姜思达主持的，纪实加谈话形式的谈话类节目。姜思达分别与八位采访嘉宾进行为期三天的相处，在结束三天的相处后，两人会完成一次面对面的对话。该节目自2019年10月29日上线到第一季完结，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6.2亿，全网播放量逼近3亿；其中单期最高播放量突破5000万，平均播放量接近3640万，且目前播放量还在持续增长^②。

（一）舞台设置：和谐社会下的多种视觉转变

在空间上，对于一档谈话类节目来说，虽然说嘉宾们的表演离不开“舞台装置”，舞台的设置装备包含一些舞台摆设、舞台装饰品和家具用品等，以及其他一些为增强舞台效果所增设的背景等项目，以保证能满足表演人员的多种需求，节目从策划、拍摄、剪辑，再到后期都离不开舞台，但在舞台的选择以及布置上可以转变，《仅三天可见》克服了部分网络谈话类节目在演播室或者其他固定场景录制所带来的弊端，它选择跟随受访者的脚步，例如第一期节目走过了长沙、上海、横店、北京、临夏、西双版纳、厦门、深圳8个城市，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体验，对于主持人姜思达来说，完全是一场将自己全部代入的社交实验，他走进被访嘉宾的生活空间，记录他们工作或生活场景下的真实面孔。这样的场景转换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新奇体验，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娱乐名人日常生活的好奇心。正是因为场景的设置，再通过戏剧的行动反复上演，最终回复交换，日常生活本身就被建立起来了。脚本甚至在毫无经验的演员手里也能被展演得淋漓尽致，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戏剧演出。

当今时代，社会的核心的和谐社会，社会和谐的关键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和谐，而这个又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实践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这种互动实践是一个历史范畴，和谐交往就是实践的理想状态。实现和谐交往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节目凭借多元的录制视角呈现了不同年龄、职业、地域的人对于社交的理解，能够为实现和谐交往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不同的观点。

① [美] 约翰·费斯克. 电视文化 [M]. 祁阿红, 张龑, 译. 商务印书馆, 2005: 81-85.

② 马锐, 刘兴宇. 访谈节目的创新实践——以《仅三天可见》为例 [J]. 新闻文化建设, 2020 (6): 61-64.

（二）后台前置：和谐社会中的社交概念输出

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是一种表演，在这种表演中，人们按照特定角色的要求为观众表演一个场景，只有当表演结束，演员回到后台，他们真实的自我才会显现，演员才会回归到原来的自我。一些学者认为，访谈类节目中主持人与被访者的互动也具有表演的性质，如果这种“谈话”被视为一种表演行为，那么人们相互交谈的空间就是表演的“前台”，而谈话之外的空间就是“后台”。

《仅三天可见》节目的核心定位是“明星社交实验”，它不仅完美地融入了纪录片元素，且以过程真实为特色。这个节目的关键词是“三天”，采访者与当事人相处三天，也就是说，直到最后一次接触，节目的录制都是在不影响当事人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部分恰恰是对公众完全开放的后台区域。这种在荧幕上呈现真实自己和私下生活的行为就是“后台”前台化。

嘉宾们在节目里的表现，有日常工作的忙忙碌碌，也有下班回家的悠闲放松，表现了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在节目中，社会交往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人际互动的实践中，才能加强彼此之间心灵上的交流，在实际应用中互通有无，真真正正给交往双方带来便利。和谐社会作为社会的核心，也同样具有时代性和动态性，在当今时代，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凝聚着广泛良性社会交往的社会，是一个多元主体利益有效整合的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发展的社会。节目通过对嘉宾的访谈，将后台前置，输出了不同的关于社交的观点，呈现了青年人多样的社会交往观，有利于和谐社会中良性交往概念的建构。

（三）理想表演：和谐社会内的真实社交实验

在拟剧理论中，戈夫曼认为，理想化的表演是指表演者会掩盖或部分地掩盖与他自己理想的形象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以便集中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戈夫曼也指出，表演者进行理想化表演的动机是他们渴望人们相信他们具有扮演这一角色的理想资格。但理想化的呈现也确实只是一种片面化的呈现，将其与米德的自我理论联系起来可知，理想化呈现出的形象是一种“客我”印象塑造。因此，理想化表演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掩饰，而这种行为就会在受众面前呈现出不真实的状况。再者，人与其所饰演的角色往往是一致的，而这个角色往往更接近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如果扮演的是一种被观众认可的角色，那么他自己也会倾向于把他与舞台融合在一起。特别是在真人秀节目中，嘉宾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镜头前度过的，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他们在后台的表演也是如此。

《仅三天可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自身的定位：一场不预设结果的明星社交实验^①。没有预设的结果，采访中出现的任何突发情况都会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例如，节目里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比如于正不断地一头扎进工作中，回复微信消息时也不管现场气氛是否不舒服，在工作中用严厉的语气骂道“你要这么说，我也没话说”，还有张艺兴下班后很累，没有精力提前和主持人相互了解，就直接说可以按要求满足节目效果，这都是其他谈话类节目中很难看到的场面。相比于剧本痕迹明显的一些节目，《仅三天可见》凭借自身节目定位做到了真实的内容输出。这种真实社交观点的输出既有助于个人身体力行良性社会规范，熟悉群体生活规则，便于职业生涯进步，也有助于发挥个人的主体能动性，拓展社会交往范围，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情感支持。

（四）剧班共谋：和谐社会里的平等角色呈现

戈夫曼认为，与剧组人员相处融洽很重要。首先，当一个团队在进行一场演出时，每一个演员的表现都取决于他的同伴表现是否适当；其次，演员们对自己所演的这一幕有所认识，知道其表演手法的奥秘，属于“知情人”，他们之间共同保守着这个团队的机密。《仅三天可见》节目所呈现的内容显然不是由某一嘉宾或节目组的个人表演呈现所完成的，是各位嘉宾与节目组作为剧班伙伴共同合作所完成的。因此，嘉宾与节目组之间存在着共谋，这种共谋形成一种情境的一致性，使表演变得真实，也能促进剧班成员对剧班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

传统谈话节目的录制往往会根据受访者的背景身份对采访内容进行设计，整档节目围绕嘉宾展开，采访者相对是弱化的，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而在《仅三天可见》中，采访者和被访者都摆脱了以往作为对话者这个角色所固定的任务，而是承担起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角色^②。可以说，在这场社交实验中，姜思达毫不遮掩自身的感受和情绪，他在访问嘉宾的同时，摄影机也在访问他。例如当嘉宾于正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无视姜思达的提问时，他也会露出无奈的神情；他的回答不仅代表了他自己，也暗示了与观众共享的怀疑和无奈，以一种比直播更明显的方式剖析了他和对话者之间的社交状况，制造了一种全新的冲击感。这种双向观察为在话语中创造意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从而增加了节目的价值，给观众带来了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鲜感和兴趣，可以说是实现了谈话模式的突破，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采用即兴的发言，使得观点的呈现更加真实自然，能够引起更多的感情共鸣^③。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的主体，所以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和谐的核心和基础，而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

① 杨楠.“社交实验”式纪实类人物访谈节目《仅三天可见》传播分析[J]. 新媒体研究, 2021(5): 123-125.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280-285.

③ 文振宇. 网络媒介语境下访谈节目的创新路径分析——以《仅三天可见》为例[J]. 声屏世界, 2021(5): 19-20.

谐就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而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人与人的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和必然要求。节目用一种双向的视角,将娱乐明星与普通观众联系起来,通过共同的话题“社交”进行沟通,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平等理念。

鉴于社交媒体目前的发展,基于网络媒介的谈话类节目在形式选择和内容制作方面具有突破传统媒体桎梏的优势。《仅三天可见》节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为未来的谈话节目树立了标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独特的创新,值得关注。

五、网络谈话类节目的发展路径

将《仅三天可见》当作一出剧目,节目组作为幕后工作人员对舞台搭建、剧本创作、后期剪辑等方面与台前的嘉宾相互配合,实现剧班共谋,共同为戏剧上演与嘉宾塑造角色做出努力。网络谈话类节目要发挥媒体的社会导向功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为构建和谐社会助力,同样也要使剧班成员相互配合,在各个方面进行适当改变,共同配合完成这出剧目,具体可通过以下路径。

(一) 构建和谐社会下节目的品牌形象

和谐社会是社会的主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传媒不仅起着宣传、引导、组织、参与的作用,还是重要的推动者;这既是传媒不容推卸的职责,也是传媒自身的优势与特点所在,更是传媒塑造自己的品牌与形象的必要条件^①。

戈夫曼认为,社会设施是周围以知觉障碍物为界限、一种特殊的活动有条不紊地发生于内的场所,而任何社会设施都可以从印象控制的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在这个场所之内,现有表演者剧班,表演者们彼此合作,向观众呈现特定的情景意义。而对于一档网络谈话类节目来说,整个剧组为之努力的就是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形象,从而形成观众心目中的完美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说,品牌就是效益,就是竞争力,就是附加值,并要求坚持把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结合起来。而当我们谈论“打造节目”时,实际上是在谈通过节目的品牌来创造和维护忠实的观众^②。在实践中,应遵循品牌建设和管理的“身份概念”,关注节目的形象和理念,从播出方和接收方的角度出发,打造网络谈话节目的品牌形象。

节目形象是节目策划者、制作者通过栏目标识、节目形态、主持人等元素来诠释节目的品牌形象,注重对节目受众的品牌联想或印象;比如,除《仅三天可见》外,姜思达工作室还推出过《透明人》《DV计划》两档谈话节目,在节目中,他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温和、宽容和理解

① 洪俊浩. 传播学新趋势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606-628.

② 芦一鸣. 网络谈话节目中的自我呈现——以《DV计划》为例 [J]. 西部广播电视, 2022 (17): 151-153.

意识,使谈话更有“人情味”^①,与观众产生共鸣,形成了独特的“姜思达式谈话”,具有独特的主持人个性符号,在探索新式谈话节目方面非常成功,为融媒体时代的尝试和创新网络谈话节目提供了更好的样式。

节目理念是媒介展现给受众的灵魂和品格,是蕴涵在节目中更深层次的形象。相对于品牌的外在形象,节目理念更多地传达一个节目的使命、文化精神,以及对受众的关怀^②。谈话类节目要展现出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迁,从而增加栏目的情感温度。在运用文化时,需要将其与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对其进行实地考察,在历史与现实文化的时空转换中,让观众在心理上更贴近文化,进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此同时,也可以利用富有人情味的访谈形式,与嘉宾一起回顾经典的事例,让观众的情绪跟随着事例的讲述起伏,展现出节目的感情变化。

(二) 建设和谐社会下主持人的媒介责任

中国目前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要关头,大众媒体是传播科学理论、发展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媒介,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对待、使用和管理媒体,是传媒企业提高自身竞争能力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在此过程中,主持人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是大众传播与社会沟通的桥梁。特别是对于网络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来说,他们的媒介素质既是媒体自身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之处。所以,构建一支高质量的主持人队伍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仅三天可见》中,姜思达的提问是感性多于理性,这与他的人设风格和说话方式有关^③。节目中,他带着困惑出发,给受访者空间,让受访者在合适和舒服的地方有所发挥。这个空间有可能是,比如姜思达给一段沉默,突然不说话,受访者会怕尴尬,就会想话去补。受访者一说就主动了,就开了。有的时候发现具体问题如果不方便答,就尽量答抽象,总而言之前期需要按照个人去设计问题,现场也要随时设计问题,目的就是让受访者愿意把话更多地讲出来。

主持人作为剧班成员中占优势程度较高的成员,对于剧班的表演成败起着关键性作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闻队伍中的一份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因此,网络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应当加强自身职业能力的提升^④。构建和谐社会要发挥角色功能的正确实现,应努力做好媒体形象的个性品牌、正确舆论的意见领袖、风险社会的提醒警示、社会规范的公众示范,以及先进文化的塑造建设,

①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0-24.

② 巩晓亮. 电视节目主持人品牌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33-35.

③ 吴思莹. 从“姜思达式访谈节目”看新型访谈节目的创新[J]. 新闻研究导刊, 2020(19): 107-108.

④ 黄晓艺, 叶田. 如何塑造谈话节目的品牌形象[J]. 青年记者, 2010(8): 50-51.

从而完善主持人作为和谐社会的公众形象。例如,积极探寻提问技巧与说话艺术,并不断进行实践;利用各个平台社交媒体经营自身形象,加强与观众的交流;将自身形象与节目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不断扩大节目的知名度。新媒体时以主持人个人风格为节目灵魂打造创新节目成为风尚,主持人如何将自身的经验、知识、教育和审美需求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吸引人的主持风格,直接影响到主持人和节目整体的质量^①。在形成个人风格时,主持人不仅要展示自己的语言魅力,还必须找准节目的定位,最好的主持人总是与节目彼此配合,主持人在与节目组的充分合作中,把握节目核心,了解整体方向以及美学风格,使节目连贯起来。

新媒体时代赋予了谈话节目新的传播功能,不仅仅是传统电视类节目,网络谈话类节目也应做出改变。在真实的互动背景下,主持人有了更广阔的交流空间,这就倒逼他们在节目的整体管理中挖掘自己的艺术,有效地形成个人的主持风格,使整个行业在新媒体环境下有更好的发展机会^②。

(三) 打造和谐社会下媒体传播渠道

戈夫曼将控制舞台的剧班即表演者称为表演戏班,而把由观察者或者观众组成的集体称为另一个戏班,而舞台上的互动可以看作两个戏班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有助于促成剧班所作出的表演。换言之,对于一档网络谈话类节目而言,节目和观众的对话沟通是尤为重要的。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努力和配合,网络传播作为重要的新闻信息传播方式,更应该正确认识到自身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承担起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传承文化,传统媒体具有权威性与专业性的优势,但受时空、技术等方面限制^③,无法将文化全面展现出来,由于缺少与公众交流互动的意识,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而新媒体传播不受时间限制,信息传播更具时效性、开放性。利用新型互联网平台点对点地向公众进行传递,拓宽了文化的传播路径,传播效率和效果明显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因为媒体融合越向纵深发展,困难就越多,技术性的攻关就越关键,此时就越需要新技术的作用。”以网络为媒介的网络自制节目在传播渠道上有着天然的优势,文化蕴涵着深厚的价值意蕴,而传统的节目呈现方式过于单调,很难充分展现出其精神实质。为了让观众对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节目可以与数字媒体技术相结合^④,用情景虚拟再现的方式,为观众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观看氛

① 吴郁. 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 34.

② 庄凤云. 新媒体时代谈话类节目的主持艺术 [J]. 中国有线电视, 2022 (1): 63-65.

③ 李智. 全球化语境下电视的修辞与传播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41-54.

④ 雪莉·特克. 虚拟化身: 网络时代的身份认同 [M]. 谭天, 吴佳真, 译.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1998. (原著 Turkle · S.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M]. London · Simon & Schuster, 1996: 368-370.)

围,将其带到故事的场景中,让观众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到文化的独特魅力。《仅三天可见》除了依靠不同的终端进行宣传,还通过节目花絮和内部消息等,制作出了一段段富有创意的视频,以不同的视角聚集了更多的流量,从而提高了该节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除此之外,还为观众们开辟了多种互动方式,比如视频网站上的弹幕和评论、自媒体上的评论、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这些都是获取观众们更多的信息的方式,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到下一期的内容,同时也让他们有更好的观看体验。

因此,在网络媒体的环境下,网络谈话类节目可以借力短视频拓展融媒体报道传播渠道。新媒体为节目提供了形式多样、互动灵活的宣传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体验到信息化时代的高效、便捷、智能,让人民群众真正地享受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目前各大媒体都已结合人工智能、H5动画、直播、移动短视频等形式,拓展自身的新媒体渠道。故而及时收集用户对于谈话节目的看法,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是极其重要的。

六、结语

文化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现实土壤,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教育资源,对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全媒体时代,谈话节目不仅要随着时代变化不断更新传播内容,也要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拓展文化内涵的新视角,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凝练文化的精神力量。《仅三天可见》在互动场景、节目核心、节目定位、谈话模式上进行创新,将主持人姜思达的人格特征融入节目制作理念之中,以其细腻的观察力与真诚的态度,深入访谈对象内心,将人物采访的落脚点放在社交上,通过三天的相处展现受访者的性格特征,进而引发观众对于年轻人社交态度的探寻,在互联网环境中引起了大众的广泛讨论。也为之后网络谈话节目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借鉴。而谈话类节目未来还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形式;会不会走向真人秀而不是纯粹的谈话;如何突破受众圈层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以及如何让在各个平台间进行相互配合,都是每一个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